

# 涵养书卷气

□筱 东

所谓书卷气,是一种高雅的气质和风度,是良好素质的外在表现。书卷气,是书香浸润而散发出的清新之气,它可以内化于心,外化于形。一个文明祥和的地方,一定是书香浓郁的地方,也一定是能凝聚正能量的地方。最近,到了宁德古田杉洋镇,这是一个历史文化名镇,这里有蓝田书院,到现在,每周还在给孩子们上国学课,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镇子里的李家祠堂,柱子上有一副对联:“立事审时度势固志致远,为人达理通情尚仁心弥敏”,有这样的对联在这儿,让你觉得祠堂充满书卷之气。更让人惊讶的是通往大殿上的阶梯是被青石板覆盖着,成为一个斜坡。我问其缘由,答说,这个阶梯是为状元而准备的,谁考上状元,就可以把青石板揭开,从阶梯上走进大殿。我想,通过这道阶梯,我似乎找到了杉洋成为文明古镇的答案。再说干部,

一个有素养的干部,一定是有书卷气的干部。有了书卷气,就多了一份正气,增了一份魅力,少了一份粗俗。有了书卷气,便少了傲气、娇气、霸气、俗气、媚气;多了骨气、正气、静气、秀气、和气、灵气、大气、豪气。正如香有檀香,沉香一样,书卷气散发各自的芬香。书卷气是一种能够引领时代之先的风气。涵养书卷气,离不开各自的职业特点,每一个职业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具有职业特色的文化,如企业文化、机关文化、校园文化、艺术文化,因而也就有了企业家气质、干部气质、学者气质以及艺术家气质;涵养书卷气,离不开地域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方水土也造就了这方人的特质,使这方人有了自己的文化禀赋。如福州人受到闽都文化涵养,在这块地域上,书卷气也就多了“虾油味”。人当有书卷气,这种气从何而来。首先,

从书而来,曾在网上读到诗句“腹中厚积万卷书,济世安邦任卷舒”。书卷气是读书过程中汲取书之精华而生成的。读书是涵养书卷气之基础,读书的数量、读书的品质,都与书卷气密切相关。书斋是涵养书卷气的重要场所,在书斋里,以书为伴,以书为友,畅游书海,与智者进行着对话,汲取着丰富营养,培养书卷气应当走进书斋;其次,涵养书卷气不只是在书斋,书卷气也从地气中来,地气让书卷气更加鲜活。古人说,功夫在诗外,涵养书卷气应当走进书斋外。与智者为伍,与自然相伴,人民群众的智慧、基层的丰富实践,是一本“大书”,培养书卷气应当走出书斋,在躬身接地气中涵养书卷气,让书卷气充满浓郁的大地之清气。再次,书卷气从感悟中来,我们诵读诗词,从这些诗词中,我们感受到了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王昌龄等诗人身上所具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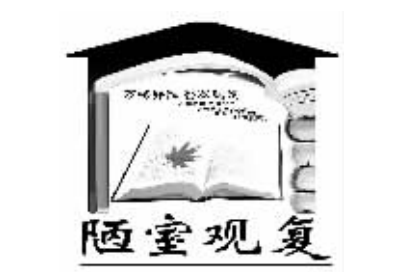
的书卷气,由此可以想见,人的书卷气,是在日常言谈举止中展现出来的,群众评价一个干部有没有书卷气,也是通过日常谋事决策来观察评价的。书卷气不是书呆气,不是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已满足的之乎者也,却什么也不想干、不会干的人。从生命来说,气断则人去。要让一个人始终保持良好素质,就必须始终涵养书卷气,既让书卷气充盈心间,又让书卷气弥漫空间,绵久不绝;书卷气还有厚积薄发之特点,唯有涵养才能厚积;涵养书卷气不是一日之功,而是终身之功课。当下,涵养书卷气,应是注重涵养修身之气、明理之气、增智之气、慎思之气、笃行之气。涵养书卷气就是要涵养修身之气。这个气是正气、骨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基础。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强调德艺双馨,也是把德放在第一位。修身,就是修德,有书卷气,就必须有正气、骨气。少了正气,骨气,就不能说有书卷气。历史上,秦桧不能够说他没有学问,但没有人认为他有书卷气。当你走进林觉民故居,读着那封凄美的《与妻书》,你感到了柔情、亲情和正气、大气,谁看了都认为这封信充满书卷之气,会对“写书之人生起景仰之情。走进林则徐纪念馆,读着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了解到这是林则徐被谪贬之后,在流放途中所写,其中的正气更让人对他的品德心生敬仰。涵养书卷气就是要涵养明理之气。这个道理是真理、道理、事理、法理。康德曾经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认真阅读周敦颐的《爱莲说》,能够产生激浊扬清、清雅脱俗的精神力量;阅读方志敏的《清贫》,能够感受一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为了追求真理和信仰,可以献出宝贵的生命。有益的阅读能使我们不倦地追求人格的提升,追求廉洁心态,甘于清贫,为民谋利。实践证明,一个人的兴趣空间是有一定排他性的,不用高雅兴趣去占领,就会被低级趣味所占据。涵养书卷气就是要涵养增智之气。书是知识的承载,读书能够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有学者指出:“21 世纪的文盲不是没有文化的人,而是不会学习的人。”为什么,因为信息时代,知识更新的周期大大缩短。18 世纪以前,知识更新速度为 80 年至 90 年翻一番;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 3 年至 5 年翻一番;近 50 年来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知识比过去 3000 年的总和还要多,知识总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人的一生只充一次电的时代已过去,只有成为一块高效蓄电池,进行不间断地、持续地充电,才能不间断地、持续地释放能量。否则,我们就将

经受“知识恐慌”、“本领恐慌”。涵养书卷气就是要涵养慎思之气。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和思是紧密相连的,学以成知,思以达智,以思为桥,方能将知识转化为见识,积淀为智慧,读书必须与思考结伴,有人问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成功诀窍时,他回答说:“我并没有什么方法,只是对于一件事情长时间很热心地去思考罢了。”带着问题读书,养成思考的习惯,把零散的东西变为系统,粗浅的东西变为精深、感性的东西变为理性,才能使书本知识真正活起来,为我所有,为我所用。涵养书卷气就是要涵养笃行之气。古人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使所学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体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的书卷气,是能够涵养出言行一致,表里致,是能够在责任面前勇于担当,困难面前敢于面对,危机面前敢于化解;真正“书卷气”,是能够转化为精神动力,生成出正能量,去感动、凝聚无数人;真正的书卷气,是能够开努力更多。面对奋斗与行,我们寄予的必须是敬意与尊重。当我一个人漂在北京的时候,我也体会到了这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创造的艰辛,但却为之感到欣喜,因为这一切才是人生给我的最好的礼物。这是师兄教会我的。

# 青翠升钟湖

□欧 阳



早年有朋友在四川南部县任职, 幽逸一游。我是个偏心自然风光的路人, 搜寻一番后并没有发现南部出现挂名头的秀色, 于是逼问可有勾人地貌, 这位严谨但长相有些不妥的工程师认真回答说: 地貌有之, 然长相不敢比肩在下。既然如此, 还是免去路途辛苦罢。至今年 9 月, 南部之行已成定势, 行前被告知风景了得, 我莞尔一笑了之, 内心并没有当回事儿。

到了鞋底粘上南部泥土的日子, 才知道原来此地还有一个升钟湖。说是湖, 其实就是水库, 位于南部县的西北, 资料说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既然是水库, 聚水山中当然也是风景, 只是水库多如数模子做人脸, 随处可见, 转身就会忘记模样。不过既然来了不妨一瞥。这么想着, 升钟湖之行还真就成了走马观花。

踏足湖岸首先的体会是惯常的旅游宾馆之类, 湖面并不宽, 站在湖边可以清楚地看见对岸参加升钟湖钓鱼大奖赛的选手, 所谓景色如预料的寻常。

稍后登船, 随着湖面行舟渐远, 低头是清澈的湖水, 抬眼及岸, 是一色的青翠山林。低矮的丘陵山地簇拥着湖水, 使湖面像一条平静的河, 自然地蜿蜒在群山之间。山上的树并不高, 几乎全是柏树, 透着人为的痕迹。南部随行的贾先生讲, 沿着 100 多公里的湖水两边都是人工种植的山林, 有 20 年了。以前是荒山, 湖中也多网箱养鱼, 水腥臭山荒芜, 沿岸少人(原来容貌真的不如工程师)。后来环保意识提升, 湖区管理局逐年还原自然风貌, 终于有了今天的样子。看来水库带来的环境改变虽然难以逆转, 但是, 只要我们细心修复环境, 依然可以坐拥赏心悦目的大自然。不足是山林单一, 对此, 贾先生解释说, 以前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现在正在逐步改变。我想川北可以有多种阔叶林生长, 只要给出空间和时间, 长势迅速的各色阔叶林一定可以逍遥柏树之间。

说着话, 沿湖两岸稀疏散落的民居映入眼帘, 湖光山色之间, 除了我们的船就是那些青瓦白墙的房子了, 透着宁静。上岸走近民居, 更多了淡泊的心绪, 房子几乎没有水泥的踪影, 是传统的川北乡村民居, 穿斗木结构, 在纵横的框架之间, 夹壁多用藤条或是竹片编篾, 篾外糊上草泥, 再外用白灰覆盖, 这是

墙壁, 房顶青瓦, 沟槽间有少许玻璃瓦片透光, 开窗小或者少, 室内采光主要依靠洞开的大门。正房两侧各有数间房舍, 厨房卧室甚或读书人的书房大概就是之中的一间了。正面屋檐宽大, 逢雨可安坐檐下读书听雨, 晴日则干脆闲坐前树下品茶摇扇, 享受透过叶缝的阳光, 好不惬意。

居屋四周满眼是蔓延的花草和绿树, 安静之外, 还是安静, 我们副刊研究会 100 多人的队伍拥挤在民居前似乎都没有声响, 话一出口便被绿色的消音器吞噬了, 没有一点回音。房东也是朴素的, 至少还没有被城市污染的迹象, 一帮子无序的闲杂人员进出穿梭, 东摸西碰全然不受限制, 如果不是农家乐, 小处大概很难感觉到“现代”的痕迹, 真是心静的怡然处所。

离开农家, 辗转到了一处观景的高台。站在这里可以俯瞰逶迤的升钟湖, 远处的湖心, 未被水库淹没的小山仙岛一般漂浮在水面上。近山绿得发青, 放眼远眺是层叠的群山, 这是湖面看不到的风光, 青灰色的云像无边的幔静静地悬浮在上面。远处的山形依旧清晰, 树却没有了形状, 绿也渐渐淡去, 再远甚至披上了青灰的云彩, 朦朦胧胧的, 像是有纱幔遮挡一般。

再远, 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忽然地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来。有一年我正在重庆的江边吃晚饭, 一个朋友来电话说起俄罗斯低垂的云, “真的和列维坦的画一样”, 电话的那一端正站在俄罗斯的云下面。回程的招呼打断了我的思绪, 走马升钟湖不到半日, 又要回到水泥笼子里了,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整个一天阴云都一直包裹着天空。

离开南部, 我和昔日的工程师见了一面, 说起升钟湖, 也说到了列维坦的画。“风景如画嘛。”他说。

可那是草原, 根本不相干的。“你一向低看国画, 要按你的形容, 如画的风景应该是黄公望的画。”

他点醒了我, 其实就应该是升钟山居图。末了工程师说: “升钟湖呢是知道的, 不过那时候根本没听说什么好, 既然你说得那么好, 而且还有遗憾留在心里, 不如咱们什么时候一起走一趟, 怎么样?”

老实说, 是不是再去一次升钟湖我在离开的路上就想过了。

如果湖岸的群山脱掉单一的色彩, 我就会带着秋天到升钟湖来, 泛舟湖上, 观层林尽染, 置身湖岸, 赏水山共色, 蓝天下无际的五彩斑斓。

如果湖岸散落的民居还没有被别墅会所滋扰, 我就会在宁静的环境中淡泊下来, 粗衣、青菜加鱼肉, 过一段神仙的日子, 晴时进山同鸟虫和歌、雾起巡岸垂钓时间, 如若还想做人, 那就, 和雨滴一同读书, 听松涛品茗素茶, 在高浮的祥云下像飘动的艳阳赤裸……晨候百鸟催梦醒, 夜枕月光一帘眠。升钟湖, 未来会是什么样呢?

师兄, 并不与我同门, 更准确地说, 我应该叫他老师。如果让我评选过时代人物的话, 他一定上榜。

师兄长期以“屌丝”自居。矿工的儿子, 矮小的身材, 冷门专业(其实是高端的哲学专业)的毕业生, 考了十多次公务员不成的“落榜秀才”, 追了 N 个女生不得的感情经历……他的确不是高富帅, 连可以让“孔雀女”们鄙视的“凤凰男”都谈不上。

有一阵子, 我都感到命运对他太不公平: 就业赶上经济形势不景气, 当了几年的临时工换了三四个工作生活也没啥起色, 对象就更是不敢想了, 好不容易进了银行, 又生了一场大病……那时候, 每次聊天, 他都很沮丧, 我也只是给他灌些自己都不相信的心灵鸡汤, 心虚地安慰着。当他面临的挫败我实在难以体会。在大城市里长大的我, 虽然不是千金小姐, 但从小吃喝不愁, 加上比较乖, 考学校工作都是顺风顺水, 少有挫折。很多时候, 我不懂、不认同他所在的那个星球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人生际遇, 只是尊重甚或同情。



当你要开口说话时, 你所说的话必须比你的沉默更有价值。赵春青 画

## 书画名家精品亮相汲贤美术馆

本报讯 由文化部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文化部华夏文化遗产中国画院和汲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当代书画名家精品邀请展”11月2日亮相上海汲贤美术馆。本次画展共展出了李奇茂、于志学、周积寅、杨留义、方照华、刘振铎、庄利经、李秀峰、苗再新、胡正伟、林荣生、张复兴、严学章、刘德功、黄学江、陈钊、吴兴华等 40 余位

当代颇具影响力的书画名家的 100 余幅精品力作。参展作品既体现了书画家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崇, 又展现了大家对书画艺术的创新思考与积极探索。华夏文化遗产中国画院常务副院长、著名画家杨留义表示, 此次参展画家长期立足于中国画传统, 广泛而深入地取鉴中外文化艺术资源, 不断探索中国画的笔墨精神与表现潜能, 具有炽热充沛的创作激情。(冷丁)

## “周总理在伯延”纪念馆开放

本报讯 (通讯员牛谦平 李海涛 王海波)日前, 武汉市伯延镇徐家大院的“周总理在伯延”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该纪念馆收集整理了近 60 幅珍贵历史照片, 以背景篇、调研篇和成果篇三个展室, 全方位展示了周恩来在伯延调研的点点滴滴。

1961 年 5 月 3 日至 7 日, 周恩来深入伯延体察民情, 促使伯延在全国人民公社中第一个取消了集体食堂。河北省委宣传部决定将这段历史搬上银幕, 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在全国公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 并于日前一举摘得第 29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 中日议员公务员书法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 11月3日, 由中国城市发展国际交流协会、中国书法研究院、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央国家机关分会和日中友好会馆主办, 北京同道文化艺术中心承办的“第三届中国中日议员公务员书法展”在北京全国政协常委楼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中日两国议员公务员书法作品 247 幅, 荟萃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李金华, 我国著名书法家张海、言恭达, 以及日本原首相鸠山由纪夫、菅直人等日本友人的书法作品。

据悉, “中日议员公务员书法展”旨在通过书法传统艺术的交流, 来促进中日两国间的友谊。(郭佳泰)

# 师兄

□云 外

考了好多证, 在网上写了两三部小说, 竟也攒下了些钱。

前些天, 他和我谈, 最近, 买了车买了房, 准备娶在网上认识的一个 90 后姑娘进门。这大概就是所说的“逆袭”吧。但他却说自己还是“房奴”, 也只是一路跌跌撞撞地过上了和大家一样的生活。后来, 他又和我说, 上次说得不大, 其实大部分年轻人和他走过的路都是大同小异, 只是有人没方向, 有人迷路, 还有人觉得太辛苦走不下去。

上学的时候, 师兄也幻想过买豪宅开名车呼风唤雨的生活, 总觉得自己不出人头地对不起老天给的智商和自己吃的苦。当临时

创作感言  
我并未有要当一个作家的愿望, 也没有要将文学变成一件艺术品的理想, 我不过是经历了一种生活, 看见了, 听见了, 经历了, 然后, 我思考, 努力看清眼前的这生活, 并从中发现什么。我写作, 不过是我与这世界沟通的工具。音乐家用旋律与世界沟通, 画家用画笔与世界沟通, 而我, 用文字和这世界沟通、对话。我更看重的是, 我说出了什么, 发现了什么。而这一选择, 日益坚定, 并成了我的文学信仰。

个人简介  
王十月, 迄今为止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等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散文 100 余万字。2011 年, 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



选中, 王十月的《无碑》以第 46 位的身份进入备选作品名单。

# 我的《米岛》

□王十月

我曾说, 我是一个飘荡在城乡之间的灵魂。我拥有了城里人的身份, 在城市安了家, 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不富有, 也不至于贫困, 还有一些所谓的名声。据说, 在我那遥远的家乡, 湖北石首, 我当了传奇, 被人讲述。但我的内心深处, 却一直有种不安定感, 我的心, 一直无法真正融入所处的都市, 虽然我是如此热爱它。可我又回不去故乡。不是回不去, 是故乡在我心里已经远去。我为此有强烈的焦虑, 在这焦虑感驱使下, 我试图建立一个心灵的故乡。

早在 2005 年左右, 我就写了一系列《烟村故事》, 我写乡村人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我的愿望, 是像沈从文那样, 书写一种“自然而优美”的生活。这样的书写, 一度曾让我的内心获得平静。有读者读了《烟村故事》, 想去找老下的烟村遗址, 我懵了。我知道, 烟村并不存在, 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梦想。一次回乡, 坐在大哥家的堂屋, 听父亲讲村里的人事, 许多我童年时的玩伴已死去, 死于癌症。化工厂正在改变着乡村的生态。村民意识到了这种改变将带来的灾难, 但他们无力阻止, 也无心去阻止。他们不会发出呐喊, 哪怕是轻微的反抗。只是说, “死了算了, 人总是要死的。”逆来顺受, 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沉默, 安于命运的安排。这愈加让我心痛。回来后, 我写下了中篇小说《寻根团》, 那是我第一次用文字回望并审视我的故乡, 打量那片土地上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苦难。

我的故乡书写, 不再是《烟村故事》中的唯美与抒情。写完《寻根团》, 我知道, 这只是我回望故乡的开始, 后面的路还很长。我知道, 我得写我的故乡, 写故乡那真实的存在。写完《寻根团》, 我就写下了两个字——荒原。这是艾略特的名篇题目, 但我选择了用这个标题。“荒原”二字, 是我对故乡现状的真实感受。这是一次艰难的写作, 仅小说的开篇就写下了数千。一度, 曾被认为是方向, 写了 15 万字, 如果不是偶然邂逅那株大树, 一切都会按照原定的方向行走, 那将是另一部书, 一部名叫《荒原》的小说。但是, 一天清晨, 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株大树。我听见了大树在对它说话, 说它熟悉它的一切。没有一丝犹豫, 我决定放弃前面写下的 15 万字。我不想再去说什么, 而是听那株大树说, 然后记录在册。

在故乡, 曾经是有许多大树的, 有一株古树, 在村里最为著名, 它就是《米岛》讲述者的原型。其实不是树, 是一根桩子, 也许是年岁

太久太远, 居然长成了树, 两个人才能围过来。故乡地处北纬 35 度, 四季常青的树不多, 这剂刺, 却是四季常青, 叶片格外地绿, 绿成墨黑色, 立在老虎山背, 阴森森的, 很恐怖。孩子们都怕这树。外地人路过, 总会加紧脚步。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 村里人就加那树若神明, 逢年过节, 总有人在树下焚香膜拜, 求妻、求子、求财、求平安, 求保佑自己所爱的人, 咒自己所恨的人……我出生时, 尚在“文革”中, 破四旧, 人们不信鬼神之说, 村里据说是组织了劳力要将那树挖倒, 几人去挖树, 一人却莫名一锄, 挖到了另一个人的背上, 伤了脊骨, 落了个终身瘫痪。都说是树神显灵, 自此, 村里人再不敢去动那树。

上世纪 80 年代中, 我初中毕业, 辍学在家, 正值叛逆期, 和村里的一伙年轻人成天东游西荡, 打架斗殴, 看什么皆不顺眼, 破坏欲极强。幸运的是, 我生略晚, 1983 年严打时还小, 眼见了村里许多年轻人, 因为这不安分而被严打。出生略晚的我们自然是珍爱生命的, 不敢去挑战法律, 忽一日, 大家看这神树不顺眼了, 想着除之而后快, 方显我辈之英雄本色。一段时间, 我们兴奋地寻找胆大的同党, 相约要将那株古树砍倒。谋划一冬, 却不知为何迟迟未能施行。

过完年, 我拜了王子君先生学画, 离开了家。回来后, 心中有了别样的世界, 和过去的玩伴们渐渐疏远了。那株古树终于被砍倒, 我没有参与。村里的老人们先是怒骂, 后是恐慌。但时间久了, 也就淡忘了。那被砍倒的大树一直倒在那里, 过了一年, 人们不再怕它, 树枝被砍去当了柴烧, 树干也被人锯回家打成家具。这是故乡最后一株大树的结局。

人们忘却了这株大树, 忘却了这株大树是如何被砍倒的。后来出生的孩子, 在他们的生命中没有了大树的影子。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20 多年后, 故乡的老人们却还在议论着那株大树, 说当年参与砍树的人, 某某离了婚, 某某被电死, 某某因今四十有九尚打着光棍。而那将大树砍回家去当柴烧的人得了癌症。将树干锯回家的那家人几年时间全家死绝……

20 多年后, 我突然想起了这株大树, 并以它的视角, 开始了这部小说的讲述。《米岛》写下了许多人, 若问我谁是谁这部书的主角, 我的答案只有两个字——米岛。米岛是我故乡的缩影, 其所经历的, 是中国成千上万的乡村正在经历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其实想写的是中国这几十年来来的缩影。

# 大班师傅的笑脸

□雷雪峰

两年前, 我被分配到钻井二公司欢锦曙项目部 30686 队。刚走出大学校门, 面对全新的工作环境, 面对一线和艰苦的野外作业, 内心充满了惶惑与茫然。

是两位大班师傅温暖的笑脸, 让我找到了快乐, 感到了踏实。他们是——机房大班顾玉宽, 钻台大班于洪生。两位老师傅都是十七八岁就参加工作了, 都有 30 年以上的“钻塔龄”。虽已两鬓斑白, 可在我们这群年轻人眼里, 他们还是精力充沛, 积极乐观的“年轻人”, 尽管两位师傅长相、性格各不相同, 但他们却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一张始终灿烂温暖的笑脸。那张笑脸, 让他们始终从容不迫、不急不躁, 待人接物如此, 对待工作更是如此。

两位师傅都是有故事的人。工作之余, 我们这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就爱围着他们, 听他们讲老一代石油人的经历, 顾师傅又实在又风趣, 常给我们讲他年轻时的事。他刚上班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存钱娶媳妇, 那时候年轻, 就知道玩儿, 每月工资发下来, 先还债, 剩下就出去吃喝, 这个月

不够就加大赤字, 不像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有心眼儿”——一上班就想着买房子结婚, 说到娶媳妇, 顾师傅面露得意之色, 说那时候的女孩子思想更单纯, 不知道要什么车子、票子、房子。当初追师娘, 他只买了个塑料头花。他还会郑重其事地跟我们做“恋爱经验分享”: “你们现在找媳妇不可能先找漂亮的, 爱钱的更不含糊, 不管是换钳牙还是修链条, 或是保养液压大钳, 他总是能干干脆利索地把活干完美, 那一招一式, 一锤一击, 丁是丁, 卯是卯, 绝不分毫差池, 绝不拖泥带水, 让我们这些小伙子佩服得五体投地。

于师傅是钻台大班, 每天清晨都会早早来到井场, 哼着小曲, 拿把管钳, 开始一天的工作, 别看他平时总是乐呵呵的, 干起活来可是毫不含糊。不管是换钳牙还是修链条, 或是保养液压大钳, 他总是能干干脆利索地把活干完美, 那一招一式, 一锤一击, 丁是丁, 卯是卯, 绝不分毫差池, 绝不拖泥带水, 让我们这些小伙子佩服得五体投地。

那天上零点班, 下钻过程中, 载车的水刹车突然出现故障。已经是凌晨 1 点, 我赶

到于师傅宿舍的门口, 居然发现灯还亮着。敲了两下, 门开了, 我诧异地问: “于师傅, 这么晚了, 您还没睡啊?” “睡啥, 都快完并了, 不注意点哪行。再说现在天冷, 后半夜设备出故障是常事, 我那睡得着。不是又有事儿了?” 上了钻台, 于师傅很快就判断出是刹车片坏了, 回头一笑, 把口头禅改了一个字说: “这玩意儿好整!” 一袋烟的工夫, 钻机又欢快地唱了起来。

两位大班师傅都是闲不住的人, 没事儿就爱在井场转悠, 旧零件、废部件, 到了他们手里总能重新“上岗”。有一次我从钻台上下来, 发现曾经躺在库房里的一个废柴油机烟筒被两位大班抬了出来, 我凑上去左右端详, 发现断裂处已经焊接好了, 而且焊点平滑精致。顾师傅拍拍烟筒, 笑问: “小伙子, 服不服啊?” 我由衷地赞叹: “焊得太好了, 简直就是原装!” 两位老师傅相视一笑, 自得而又小心地抬着烟筒“上岗”去了。

是什么让他们两鬓斑白却依然坚持在一线? 是什么让他们艰苦劳作却依然灿烂着笑脸? 刚结识两位大班师傅时的疑问, 在与他们相濡以沫的两年间找到了答案: 他们甘于平凡甘于奉献, 所以两鬓斑白依然坚守一线; 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工作, 所以艰苦劳作依然笑脸灿烂。

——大班师傅, 您那灿烂的温暖的笑脸, 带给我的不仅是快乐, 是踏实, 更是对生活的热爱, 对工作的热爱, 对生命的热爱!